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一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一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三教偶拈

〔明〕馮夢龍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教偶拈 三種 明馮夢龍（七言生）編 明末刊本

李邦彥刻

關主

湯川

李身

請亂

錄三冊

アリ

唐土

一供 李トニテ 知ナルレド メノ基ヲ 所ナキサシ未徳年一抄 李ヲ 坊津

観 ソノモニ王保八年左藤之齋 反不移舜方則アリ 暗收

中三厚否ハ鴻文山侯、李身

ね

偶拈ナリトス

頃口文

滿園主人大抵佛考

中ニハ李アリ

情を述べ

計要

エキメテ吾か碑ニ序ス 段氏ノ圓休小後事目

三五三

三教同理

小説ト後題ニシテ此書ノ圖より

仙人於是鼎湖瑤池神其說蓬萊
方壺侈其勝安期羨門异其人呪
禁符水岐其術要之方外別是一
種與道無與故劉歆七略以道家
爲諸子神仙爲方技良有以爾迨
李少君寇謙之之輩務爲迂怪附

會以于人主之澤而神仙與道合爲一家。遂與儒教絕不相似。此道與儒分合之大略也。若夫佛乃胡神。西荒所奉。相傳秦時沙門利室房入朝。始皇囚之。有金人穿牖而去。至漢明帝時。金人入夢。遣使請。

經四十二章於西域。而佛之名始聞。浸假而琳宮剏於孫吳。法藏廣於苻秦。懺科備於蕭梁。釋教乃大行。而儼然與儒道鼎立爲三。甚且掩而上之。此三教始終之大略也。是三教者。互相譏而莫能相廢。吾

謂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襲其迹。
皆不免於誤世。舜之被祔鼓琴清
淨。無爲之旨也。禹之胼手胝足。慈
悲徇物之仁也。謂舜禹爲儒可。卽
謂舜禹爲仙爲佛亦胡不可。而儒
者乃謂漢武惑於僊而衰。梁武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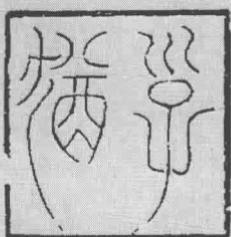
於佛而亡。不知二武之惑正在不。
通仙佛之教耳。漢武而真能學仙。
則必清淨無爲而安。有算商車征。
匈奴之事梁武而真能學佛。則必
慈悲徇物而安。有築長堰貪河南。
之事宋之崇儒講學遠過漢唐而

頭巾習氣刺于骨髓國家元氣日以耗削試問航海而猶講大學與戎服而講老子仁王經者其蔽何異則又安得以此而嗤彼哉余於三教槩未有得然終不敢有所去取其間於釋教吾取其慈悲於道

教吾取其清淨。於儒教吾取其平
實。所謂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
也。偶閱王文成公年譜。竊嘆謂文
事武備。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
爲小傳。使天下之學儒者。知學問
必如文成。方爲有用。因思向有濟

顛旌陽小說合之而三教備焉夫
釋如濟顛道如旌陽儒者未或過
之又安得以此而廢彼也

東吳畸人七樂生撰



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

卷之三

墨憨齋新編

詩曰

綿綿聖學已千年
兩字良知是口傳
欲識渾淪無斧鑿
須知規矩出方圓
不離日用常行內
直造先天未畫前
握手臨岐更何語
慇懃莫愧別離蓬

這首詩乃是國朝一位有名的道學先生別門生之作，那位道學先生姓王，雙名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乃浙江省紹興府餘姚縣人也。如今且

說道學二字。道乃道理。學乃學問。有道理。便有學問。不能者。待學而能。不知者。待問而知。問總。是學。學。總是道。故謂之道學。且如鴻濛之世。茹毛飲血。不識不知。此時尚無道理可言。安有學問之名。自伏羲始畫八卦。製文字。洩天地之精微。括人事之變化。於是學問漸興。據古書所載。黃帝學於太真。顓帝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尚父。成王學於周公。這幾箇有名的帝王。天縱聰明。何所不知。何所不能。只爲道理無窮。不敢自足。所以

必須資人講解此乃道學淵源之一派也自周室東遷教化漸衰處士橫議天生孔聖人出來刪述六經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脉下開百千萬世之緒此乃帝王以後第一代講學之祖漢儒因此立爲經師易經有田何丁寬孟喜梁丘賀等書經有伏勝孔安國劉向歐陽高等詩經有申培毛公王吉匡衡等禮經有大戴小戴后蒼高堂生等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董仲舒賈公彥等各執專經聚徒講解當時明經行修者薦舉爲官所以人務實學風俗敦厚及唐以詩賦取士理學遂廢惟有昌黎伯韓愈獨發明道術

爲一代之大儒。至宋太祖崇儒重道，後來真儒輩出，爲濂洛關閩之傳。濂以周茂叔爲首，洛以二程爲首。關以張橫渠爲首，閩以朱晦菴爲首。於是理學大著。許衡、吳澄、當胡元腥世，猶繼其脈。迄於皇明薛瑄、羅倫、章懋、蔡清之徒，皆以正誼明道，清操勁節相尚。生爲名臣，沒載祀典，然功名事業總不及陽明先生之盛。卽如講學一途，從來依經傍註，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爲宗，直抉千聖千賢心印，開後人多少進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橫來豎去，從心所欲，勘亂解紛，無不底績，都從良知揮霍出來，真箇是卷舒不違。

乎。時文武惟其所用。這纔是有用的學問。這纔是真儒。所以國朝道學公論必以陽明先生爲第一。有詩爲證。

世間講學盡皮膚，虛譽雖隆實用無。
養就良知滿天地，陽明纔是仲尼徒。

且說陽明先生之父名華，字德輝，別號龍山公。自幼警敏異常。六歲時與羣兒戲於水濱。望見一醉漢濯足於水中而去。公先到水次見一布囊，提之頗重。意其中必有物。知是前醉漢所遺。酒醒必追尋至此。猶恐爲他兒所見。乃潛投於水中。羣兒至問。汝投水是

還全廉士
所能也出
於六歲兒
吳矣尤異
處在保全
此金以待

何物。公謬對曰：石塊耳。羣兒戲罷，將晚餐，拉公同歸。公假稱腹痛，不能行，獨坐水次而守之。少頃，前醉漢酒醒，悟失囊，號泣而至。公起迎問曰：汝求囊中物耶？醉漢曰：然。童子曾見之否？公曰：吾恐爲他人所取，爲汝藏於水中。汝可自取。醉漢取囊解而視之，內裹白金數錠，分毫不動。醉漢大驚曰：聞古人有還金之事，不意出自童子。簡一小錠爲謝，曰：與爾買果餌喫。公笑曰：吾家豈乏果餌，而需爾金耶？奔而去。歸家亦絕不言於父母。年七歲，母岑夫人授以句讀，值邑中迎春，里中兒皆歡呼出觀。公危坐，讀書不輟。岑夫人憐